四庫全書

子部

居業録卷四

明 胡居仁 撰

帝王第四

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為天下所宗而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雖足以感服天下之心然無天子之薦又無百里之地以為因故功德不及斯民所以終為匹夫自秦而下以强力姦計而得天下者甚多此亦時勢不同也葢古者諸

侯萬國疆域嚴固非首出庶物之人豈能服萬國之心故孟子以為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秦立郡縣之後無諸侯翰屏夾輔之勢而姦雄往往以强力智計相角又不遇聖王之興以收之故智力勝者得之亦勢然也

堯舜生朱均瞽鯀生舜禹清濁美惡變化莫測雖聖人亦莫能與也

四凶堯深知其惡只是用其才當時舜禹皐陶稷契未

出無人可用故如此聖人在上駕馭之他亦不敢露其惡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後可以有為上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次者如桓公之於管仲燕昭之於樂毅高祖之於子房先主之於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顏子明道近之

文王得太公便載之後車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禮之重

或問湯武同時而生爭乎讓乎分天下而治乎共天下而治乎曰相讓而共治曰以誰為君曰以年長而功多者為君蓋聖人無圖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之

桀紂失了君道故湯武不得已而伐之蓋君者所以為天下主代天理物以養天下之民令桀紂非惟失君

道又殘民害物乃天地間一大賊也湯武不幸適在其時當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視也有聖賢之君必有聖賢之佐若中材之君有聖賢之佐亦可成王業太甲成王是也

此感而彼應者心同此理也處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漢以下為治者不過處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既不知上一截則下一截亦偶中耳豈能盡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難復也或曰老佛亦曉得

心同此理可謂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像一箇道理原頭以為此心此理無不同非真能知萬殊所以一本也

三代以下之君漢高祖天姿最高惜乎無真儒輔相若得真儒輔相三代可復那時秦法苛虐不可因戰國又無治天下之法可傳若有真儒舉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從

漢高祖只勝得一箇無仁義底人若遇仁者高祖便着

臣服韓信只勝得無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韓信計不能施矣

項羽當初從范增之計以立義帝當時亦是時勢當如此君臣之義既定豈可更行弑逆光武之於更始處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為君光武漢之同姓固可中興而光武亦不殺之是善處君臣之變者也

漢武帝才足以有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為惜乎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為惜乎汨於功利人君不務

學便以禮樂制度為瑣碎不足為而欲逕趍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聖人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漢景不殺母弟梁王亦可為天下後世法梁王以母之寵欲求為太子議臣袁盎持正義以諫止之及梁王殺袁盎則罪固當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傷生故景帝寧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隋文帝簒國之君王仲淹獻太平策可謂不知人簒弑
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即逆黨也稍知義
理者不為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濟斯民簒弑
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與之行道乎
胡氏責唐太宗不能正楊廣弑逆之罪聲大義以討之
此言誠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太宗以英武之才謀
取天下惜乎無學未嘗窮理正心去私窒欲以當然
之理處當為之事伸大義救民命故用許多智計甚

為鄙陋其立心殆與竇建德等無異但才智勇畧非
建德世充所及豈可以湯武之事望之使其真有聖
王之學必仁義奮發誠心誓衆聲楊廣弑逆之罪毒
流四海軍民被害之由傳檄州郡播告天下宣諭兩
京以為身任方面不忍視賊不討坐視生民困苦死
亡而不救願與天下豪傑共興義兵以行天討則義
士奮發生民引領有征無戰矣
建成太宗事先儒論之詳推本言之人之心純乎天理

乃處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責太宗與高祖謀天下皆是利心孟子所謂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者當時建成太宗元吉各置僚屬將佐勢固相軋若使太宗無利心兄弟骨肉之間一以天理相接至誠事兄愛弟或庶幾焉如建成元吉見疑解辭權位退讓處貧如終不容寧死而已不可殺兄以賊天倫當時太宗自言骨肉相殘古今大惡亦知慚矣惜乎人欲勝天理徹處置不去也

歐陽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則是功則非秦以兵力攻取使生民肝腦塗地罪莫大焉何功之有

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為天下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令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無者豈可立為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宋太祖分明是簒亦是乗五代之風五季之時君臣道絶由唐末藩鎮不臣沿習以致此極今日迎新天子明日迎新天子令日黃袍加身明日黃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弑君自開闢以來君臣道喪莫甚於此時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後風氣漸復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比此亦氣運使然有真儒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澤故儒風振作過於漢唐語其治終在漢唐之下

大抵君臣相合各從其類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利之君必用計利之臣宋神宗滿朝君子獨用安石者以安石利心與神宗合也如安石憂財力困竆而言治財之道神宗即位初便言當今以理財為急務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雖攻之者甚衆終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結之心也

宋徽宗畫最妙世傳為至寶徽宗為君玩物喪志如此失天下宜矣

向在南昌與張廷祥論三代以下有漢高祖天姿樸厚志高才大承秦之暴無法可因彼時有眞儒者出舉先王之法庶幾可行惜乎當時無人雖有張子房乃雜黄老智謀有餘非先王之學韓信等俱是功利蕭何等亦非修身正主之學其後有漢武帝志高才雄慨然欲大有為彼時若董仲舒本領純正庶幾王者之佐然見道亦不甚分明亦無以使漢武實下手做工夫以去私欲而復天理故漢武雖以有為之姿終

為物欲所勝而不克成也至宋神宗天資明敏奮然有為當時有程子等真聖賢之佐惜乎為王安石所間神宗不能信用安石亦志髙才敏惜學術不正若使明道為相安石為叅佐亦可有為明道才大徳盛行道濟時復三代之治如反掌故廷祥以為此天地間大機會惜哉

竟夫以皇帝王霸並數便不相倫葢帝王無異道是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霸者元是私意縱窺測得

天理來用只是假豈可與帝王同年而語哉

永樂間道義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詩文

春秋之時霸主之有功於中國莫大於齊桓晉文晉悼然桓公之才大晉文之才雄悼公之才高惜其無學力故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為之何如曰使聖人為之必率諸侯以循軌度輔屏王室朝貢以時必無不庭之諸侯僭王之吳楚譚弦江虞必不見

滅信義既孚盟歃必不屢用仁恩既洽陳鄭必不肯叛德威既立荆楚必不敢憑陵禮樂征代自天子出已則奉命而行所以贊時王以興復文武成康之業必不如桓文攘天子之權以濟已之私也

霸者有一半功便有一半害

霸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霸者非有利於已底事皆不做言與已無干也不知仁

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己皆吾事也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五霸
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修皇建其有極王道根本

天下古今共此箇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為王假者為霸竊者為姦未有捨此而能濟者

古今敗國者皆自敗也或荒淫或遊畋或暴虐或狎小人或好宮室或好貨聚斂皆亡國之具也故為君者必兢業修身任賢去姦愛養斯民乃保國長久之道

女色之害甚酷小則亡身大則亡國紂嬖一妲己而殷之宗廟社稷滅亡幽王嬖一褒姒宗周喪滅文姜淫

而殺魯桓齊襄二君宣姜淫而衛爲狄滅女色之害可勝言哉

周公誅管叔是理當誅周公雖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違也周公之誅管叔湯武之伐桀紂皆聖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見湯武不幸處曰使桀紂賢湯武爲諸侯豈不自在

王介甫詩言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脫使當年身便死至今眞僞有誰知此是據他地頭說豈

有心通乎道而不能知人者哉當時六軍萬姓皆知周公之心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又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非能知周公者乎王莽之姦雖當時識之者少然其過服垢獘飾為節儉假為謙恭無非矯情干譽之事包藏禍心之謀其藏於中者如此其發於外者必有赧然之色偏詖文飾之言亦非難知也但不遇有道者照之

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葢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已而慼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韓信言漢高帝善將將漢高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將將者舜征三苗而用禹湯伐桀而用伊尹武王伐紂

而用尚父此乃善將將也如漢高用計謀以馭韓彭又使韓彭不得其善終可謂之善將將乎或言光武善將將許多功臣皆得善終曰光武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用人者盡其才進其德保其身誠感其心用盡其才位稱其德賞當其功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何用許多智計以制服之乎曰以韓信之智謀才氣其志又在功利若非高帝有以制馭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曰高帝本領未正君德未全故其所為不過

如此設使本心純是天理不以謀天下為心只以救生民為事義以舉事誠以感人四海之内皆引領向風感於仁勇於義況韓彭乎當初漢高本以利天下為心韓彭亦以利合高帝既欲謀天下韓信豈不欲謀國乎高帝既欲為帝韓信豈不欲為王乎韓信功利之人不足道為漢高惜也曰湯武誅桀紂後遂為天子何以見其不謀天下曰人之所得於天而全具於我者謂之性聖人只是盡性曷嘗有一毫利心舍

吾性分之固有以求富貴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聖人體具於中用之發于外者自不容已其仁民愛物皆自至誠中出天下之人仰戴若父母若嬰兒失所皆涕泣思親湯武安得不憐而救之乎況桀紂暴惡已極天命已絶湯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曰何以見桀紂天命絶曰天命者天理也君者所以為天下臣民之主天命之以養斯民者令乃逆天為暴則自失君道自絶其命不可為君矣況天命具在人心人心

怨叛如此則天命之絶可知曰周室旣衰孔子作春秋以尊周為義何也曰春秋之時周室旣衰而先王德澤未泯民皆思周未忘觀黍離及匪風下泉之詩則可見雖以齊桓晉文之盛猶曰咫尺天顔踐土猶三覲王或又曰使孔子居桓文之位如何曰只是輔周天子修明文武周公之典以號令天下率天下諸侯以奉周法循侯度興禮樂明教化若攘外安内之功乃其餘事耳

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韓信李愬能成其功以有蕭何裴度協心於内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為汪秦沮撓於内也

諸葛孔明司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氣非懿所能敵故懿舉中原之兵不能當偏蜀之師那時不敢出戰軍師已喪氣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諸葛孔明三年不死則天下定矣當時司馬懿不敢出與漢兵戰則三軍之氣自然沮喪况孔明屯田足食

因其土以為耕因其民以為衆推恩立信以鎮撫之

吾氣旣壯則賊氣自奪

荀彧有智謀而從曹操是不講學之故霍光忠智有餘

其妻弑許后而不誅亦是不講學之故

劉伯溫深護唐太宗不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伯

溫智謀之士不知王道之大故也

人才難得當堯之時人才之盛生民未有此後獨周為

盛周末孔顏之生人才亦可謂盛此後惟宋也

人為小小功業動其心只是不識義理如鄧艾下蜀有甚功業助篡逆以滅人之國罪大矣

謝安東晉中第一人物其氣英明惜乎未學又好尚清雅曠達無誠心整頓物理當時有多少當為事都不做

陸宣公才極精密周遍三代以下罕及但唐德宗庸君不能盡其才豈公不以格君心為先務乎

人才氣雖大不可無學力如寇萊公後來因天書復相

是相率為偽更做得甚事

為宰相不能搜訪天下賢才而用之更使誰去為治朱子言呂夷簡為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業

文天祥當宋末賈似道當國專權事已不可為矣後間率兵勤王又與陳宜中等掣肘已不是時候況天祥之才本疎乎

功臣多不保其終者蓋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嘗以道合其所為者多權謀智計未嘗以道義匡其

君故其君亦以權謀智計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挾其功欲保其終豈不難哉儒者只務引其君當道道既行則可以保天下之民豈不能保其身乎然則揚雄儒者不保終何也雄非功臣亦非以道事君者子路之死程朱之禁如何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君子小人不可共治是善惡邪正必相反也君子必治小人必亂者盖君子之德足以格君化民况人以類

從君子用則賢才舉德政修安有不治小人用則姦邪進虐政多安有不亂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類不同也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則堯用四凶豈不是小人曰堯聖人也聖君德盛勢重方可因其才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雖小人非是大姦惡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為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人

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為黨終必敗也

進君子退小人此為政第一義然須果斷以行之若是好賢而不能進惡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禍敗

處小人

處小人最難位高勢重可以處置小人才高德重可以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

小人敗天下喫緊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來居要位

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舍己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人肯自修則喜聞過喜聞過則能來忠直之士忠直之士進則小人退君子進則國家之治本於此不自修者則忌聞過忌聞過則心好諂諛好諂諛則讒諂面諛之人進君子退矣國家之亂本于此

忠邪不兩立盧杞等黜然後陸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復不旋日矣

忠賢既用姦邪自息如春陽既長陰凍自消

程子曰論治須要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陟上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政刑均賦役理究獄此

有司之體也

天生蒸民立司牧以養之若縱欲為暴便失君道

師保得其人則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

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進賢退不肖在於能知人

知人在於修身修身莫先於窮理窮理者在於讀書

論事推究到極處

朱子說科舉雖做了狀元可惜輸了這邊工夫

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為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徳以感發作興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廢一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為難士以不自失為貴

世間人才儘有亦多有肯做功業者只是理不明做功業不出此大學以窮理為先也

先王之世一道徳同風俗故人才只是一樣後世有道學之士有節義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利禄之士文人舉子詩人墨客又有老釋異端之徒倡優技術雜然

混處所以害道敗俗不可勝言原其所由皆因王政不行小學大學之教不立故人各以巳意為學傳習之久遂有許多等人物若政教立則皆在吾化育之中所謂節義功名利禄文人詩人盡歸於道徳而學者亦有基本可立不流於異流倡優技術亦皆變於正人矣

或問如何得盡知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不好人自住

不得

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只一箇正大道理聖王在上發出來鼓舞得天下人起區區計謀不足道

賢才國之楨幹民社所依以立也漢以鈎黨殺許多名士而國隨以亡宦官亦自剗其盧其後宦官悉為袁

絡所誅無少長盡被殺至二千餘人有非宦官因無鬚而誤殺者

篡弑之君不能致治者葢以其悖天理喪心德無以教其下而有道之賢必不肯為之臣智力勝者僅能把持得住喪敗者多矣

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為煦煦之仁孑

子之義

為煦煦之仁孑孑之義者一則所見小二則立心私

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聖人有憂世之心無怨世之心葢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怨世而長往也

古之聖賢只要盡此道理事業則隨所遇富貴貧賤不足道

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聖賢治世是從天理上展開去所以人不可及後世才智之士用盡氣力只見功業之卑

今人為利而仕便不正當了縱有小小功業亦不濟事

凡處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計較利

令人自置身於卑汚苟賤之中却要去外面求貴

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禄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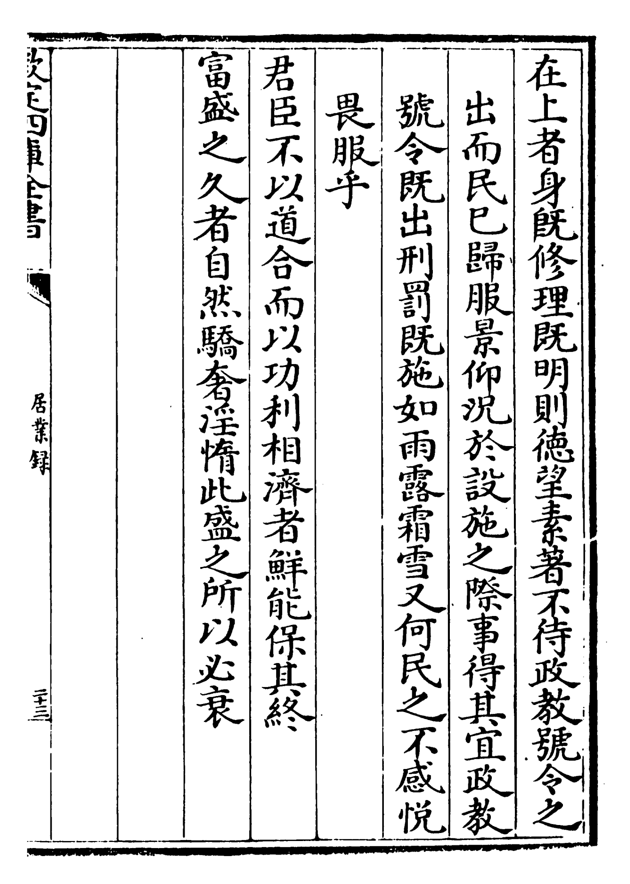
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為

處則汲汲為之不倦不當為處則截然不為故禹稷

憂而顔子樂也

士君子只當守道安貧以待君上之求不當自求進求

進則先失其道矣



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之出而民已歸服景仰況於設施之際事得其宜政教號令既出刑罰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悦畏服乎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富盛之久者自然驕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

居業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居業録卷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居業録卷五

明 胡居仁 撰

古今第五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葢尊卑上下貴賤等級以至儀章度數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過假聖人之手而制作之便成箇禮天下後世遵而行之其實未制作之時此禮之體已具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此禮樂之本意也聖人制作只是因其自然之理曷嘗有一毫私意安排禮樂既成則所以節民之欲感人之心成人之德乃自然之功用故程子曰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聖人無一事不從道理出來如禮樂刑政皆道也後世道不明禮樂刑政與道判為二物故禮樂廢而刑政倚於一偏也

凡事有則循其則即理也裁而制之則為法度法度立

則弊可革然行之則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變而通之以適於宜

為治之法當因事勢而裁以天理

近觀三禮皆是從天理上裁制出來葢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是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為法學者須當由是以窮理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

成獘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蓋道理是如此聖人只倚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為也

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

有主主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圖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慶讓錫命征討之法以統御之及天子無道然後乃敢縱恣吞併然亦不敢不自愛其民也若不愛其民則衆不為用故中才之主亦知愛其民以固邦本惟昏愚之甚然後肆其虐又必有仁賢智勇起而救之湯武是也其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亾則虐民者必更之立賢主以養其民周衰聖王不作無有能伐暴救民者及吞併已盡秦以天下為巳私乃立郡

縣以為治此亦勢使然也葢以秦之昏暴固不能行先王之政雖行封建未必得人以主其國養其民民必不服國必生亂借使能服亦以土地人民自私因秦之暴而叛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德必如禹湯文武方能行之又必得仁厚有德為諸侯方能君國子民以承天子休命論者以為封建不可復誣矣但郡縣得人亦可為治固不必封建也

令人多言古道不可行於今此乃見道不明徇俗苟且

之論古今之道一也豈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但古今風氣淳漓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文為不無隨時斟酌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具于人心者豈有異哉不能因時損益以通其變者正為道不明也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欺後世哉故明道十事皆言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于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法可復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諸侯與之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為已之私物豈做得封建事又慮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難以制馭與李斯尋得一箇建郡縣底法度來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無不聽順免尾大不掉之患以為可以傳之無窮故肆其惡無所忌憚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國諸侯把持得緊各愛其人民土地猝難變動因可夾輔王室此法不行故陳

涉一起蕩然無制此固是秦無德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諸侯諸侯背叛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壞亦是世變至此不得不壞郡縣之設亦是事勢至此不得不設但建國則根本固難變動然統治之法又不如郡縣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封建諸侯先儒以為當復者又有以為不可復者以為可復者使民各有主以頼其愛養區域周密無天下

土崩之患以為不可復者恐世襲封爵或多驕淫害民或據有土地人民天子難制易為亂叛故無一定之論愚嘗思之惟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此法非聖王不能行之審矣然井田之法所制民產以養民雖中才之主皆當勉力行之故孟程張朱皆急于井田緩于封建或曰設行封建當依孟子言百里當依周禮言五百三百曰但當

百里曰郡縣可行井田乎曰可曰王莽何以不能行曰王莽以小人竊君子之器覆亾不暇能行王政乎後世以智力取天下其治天下乃把持制馭之術未嘗有愛養斯民之誠心如何行得封建其所封子弟功臣皆是箇享富貴之人其害民叛上必矣故後世封建非理不可行乃勢不可行秦始皇李斯言立諸侯是更樹兵張子房説漢高德業事功俱不及周武王如何封得六國後是李斯子房見得事勢透

凡正官須要才德兼全方可為佐貳官可截長補短用

凡佐貳官必須命於朝僚屬則令長官自擇六部則一

正三副命于朝監司則一正二副郡則一正一副命

于朝邑則惟正官命于朝其餘僚屬大者薦聞小者

自辟如此則君相事亦簡亦不患不得人蓋君子小

人各從其類長貳君子必不肯用小人為僚屬

官不得人雖多何益非但虛費禄食必生事擾民

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着急何

用更要教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廪禄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無此意

天下古今只着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着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着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着禪便要求自已一箇快樂那里尚有天理

或問天下之事大正則難如學校間可小正朱子曰大處不正小處越難正

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伊川學制則因時制而裁酌之未免于課卷文字朱子貢舉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葢半夾界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費力

明道先生曰古者政教始于鄉里故欲復族黨比閭之

法朱子曰古人比閭之法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如一大川水分數小川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古者鄉舉里選法非但可以為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勵漸磨之道閭族鄉黨既勵于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為治也

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

如搜訪薦舉如舜舉于歴山伊尹舉于莘野傅説舉于巖下太公舉于渭濵孔明舉于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葢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茍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徳未著者須用賔興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興奬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于科第豈可不為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為狀元矣

苟不能行成周鄉舉里選法只行薦舉法亦可得人令之科舉全無用處薦舉雖不及鄉舉里選猶可激勵人自去進善但不如周官教養振作之詳備若只以文詞取士使人日趨於纖巧薄劣是蔽絶其為善之心使之流于不善也

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即以此取士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尚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

學此儘好但不若周禮賔興之盡善後世純用文詞取士空言無實進士是隋煬帝做起殿試是則天武后做起

朱子言宋之銓法為挨排法科舉為信采法言非推用賢才之道

朝廷不以德行取士天下學校根本先壞了非惟不能成人才又壞人才吾在紹興與朱縱說令之秀才有六七分天資及入學校年久又壞了一半只有二三

分天資絰以為然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擬題目作文章故學官皆開了設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則人必皆奮勵以進其才修其德又何患人才不興風俗不美故乾綱一振萬類皆從人存政舉又何難哉

以文詞取士不過空言無實豈能得人不若推訪論薦乃能盡衆人公道其得人必勝如詞科必欲教養推

選人才使無遺逸須如周禮司徒明道學校劄子

令學校之政全無可觀教養之法已廢間有些好人出來皆是天資自美若不入德行一科學校全整理不得

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為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昔見策問有曰學所以明人倫顏路在廡不應顏淵在堂曾子子思在堂不應曾晳伯魚在下答者只曰以

傳道為重此亦不是道豈有重于父子者子在上父在下安乎禮可以義起宜別立一堂于聖殿之後以祀顔路曾晳伯魚乃為正也

祭祀所以崇德報功合升程朱于四配之下以成七配若禮殿狹難設位則十哲乃世俗論可列在廡只用顔子配享曾子至朱子六人升配于堂庶幾允當夫程朱之徳無媿顔孟功亦不在顔孟之下

塋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

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為螻蟻所食

聲是天地自然之聲律度量衡皆起于此而數在其中黄鍾之律容秬黍一千二百是聖人先以聲定律之管後以秬黍積之知其然然後可因是而造度量衡非是以秬黍制律況地有肥瘠年有豐凶黍因有大小安可執以為定惟程子謂止有秬黍彼時適當此

數故以定律管非律由柜黍制也

令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

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于世如農之

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

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

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

窓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窓子更好作何用詩

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

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人著書才有一毫為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已如禾耜陶冶生民所頼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于世著之何用況詭誕浮華害于世者乎

某在佑聖觀見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居仁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作詩文要巧便離道只要道理條暢叙事詳明觀四書

六經可見

明道學校養士劄子就本原上做故末自正朱子私議從時弊上救便難

天下人才風教繫于朝廷當今以科舉文辭取士多少英豪俊邁壓從那邊去此風浸久益盛隋煬帝開此端王教不行多由于此

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材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井田什一漢雖三十稅一然豪強兼併貧人盡力耕種富者分去一半是十分而稅五漢文帝盡赦田稅貧民未嘗受惠荀悅之論是也王莽欲行井田然篡逆之賊君子不為用小人在位吏緣為姦騷亂天下蘇氏葉氏馬氏皆以為真不可行誤矣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貞觀之治若聖王得人任職舉井田而行畫成區數隨高低長短濶狹每區以百畝為率每畝以百步為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者七口

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過乎九口别行區處或曰田之數不可益人之生無窮只恐將來人多田少養不給如何曰天地間氣只生得天地間許多人既生之必能養之將海内之田區畫已定籍記天下人口之數而加減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則每區十人亦可少則每區四五人亦可當以田為母而區畫已有定數以人為子而增減以受之

天下之衣食盡出于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

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為農一二分人為工商令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師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令機匠以男為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于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令無

一年之食多只喫得半年又去生貨這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

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謀者用銀穀買而兼併之愚民常少衣食

要天下富足須要使人人去耕又要使人人有田耕令天下不耕而食多于耕者如何人不貧窮

天下之民所以貧困者雖因田地不足然亦非一端或因賦歛重或力役繁或用度奢侈或游手者多或水

旱蟲蝗或生食者衆令工商多而農少亦貧困之一端也

若要人民殷富國賦不乏須分田置井務農重穀輕省傜役使民得以盡力耕耨去冗食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節儉限貴賤之等變奢靡之俗然後儲積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饑困矣

凡饑荒之時在上者便當惻怛憂閔以救民為急發倉廩以濟之方可固結民心不怨上思亂

歴觀為盜者多是游民懶惰者為之強者為強盜弱者為竊盜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業劾勤為先也

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于民者及民之急于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便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于巳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糶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于和糴強配皆私而利

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校

當復古兵民既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之法必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斟酌以適宜可也

古者民即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後世既無寓兵于農之法遂有長征兵令又有世襲軍故有民户軍户

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于農萬世之良法令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令百官禄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

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為官虐害百姓訓練頻數有違農時騷然成擾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農隙田狩以講武事有何不可

兵不可妄動必誅暴伐罪乃可出故三代以前出師皆有誓所以聲明所討之罪以一我三軍之心曉我三軍之意齊其號令嚴其紀律彼之君民既知已罪則氣自喪心自離故仁義之兵理不可敵後世多忿慾之兵無詞可執或有詞可執者亦因天理不明不能剖破姦雄亂賊之心事罪惡以昭告軍民遠近以壯我師之氣以服敵人之心是以苦于戰鬭而不足以正天下

聖王之兵有征無戰又無許多詭計者非是迂濶是他師出以正仁義素孚于人心行陣整肅號令嚴明兵士奮勇效死敵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之者非欲殺彼之民乃誅其害民者彼民豈肯顧與我戰此一箇天地生物之心無物我彼此之間遠近華夷莫不感戴豈真若宋襄于泓之戰迂愚無道反辱身敗師乎孫子曰兵詭道也謂詭則不可用奇則有之或倉卒用師或敵人強盛有不得不用奇也終是用奇

必有殺傷之患非聖人心也但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勢者不得不如此所以殺其人不若制其勢制其勢不若服其心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救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為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黄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説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

竊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竊所用非眞道德仁義禮也

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為誅暴禁亂弔民伐罪而設主之須是仁義之人智勇可用于暫時亦利害相半

兵以仁義為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在後

兵雖主之以仁義亦須法律謀議具全方可用

兵雖曰威克厥愛然愛行乎其中不知此則必有敗亡之禍無以全其生故仁義之兵愈嚴

兵法言須使兵士畏將過於畏敵此言雖是亦偏須更使愛將如愛父兄也然此是說家計事須使敵人亦知畏愛方好問羊陸何如曰羊祐是私意故程子以為敵國相傾之謀問聖賢如何曰聖賢兵以義動自不用許多機阱所謀者欲其歸於義也非私也

若朝廷君相不得其人雖有善戰之才不可為之戰也雖使戰勝終必敗亡

以寡擊衆者只是這邊謀議定那邊謀議不定這邊人

心奮勇那邊人心懈惰這邊隊伍整那邊隊伍亂再
無別法
天下事不善處置則小變成大鄧茂七葉宗流黄蕭羊
若當初處置得宜一縣尉足以制之及發也苟得其
人郡兵足以制之及其猖獗費傷許多兵力若王道
既行仁義既興則民安物阜賢能在位百邪俱息自
無此等事以此思之王道不行太平難致漢唐宋僅
得小康下此皆危亡之國也故非陳勝能起兵秦自

起也非黄巾能為亂漢自亂也非黄巢能為亂唐自亂也非紅巾能為亂元自亂也

兵主于誅暴禁亂安民故以不殺人為本其殺人者不得已也此亦是以生道殺人

殺降最不好惡莫大焉一則殘忍害仁二則阻人悔過絶人生路三則適足以堅敵人之志

殺降夷族屠城此三者至不仁至慘酷古無是事五刑之不載先王所不行也

擒盜賊明賞罰為先昔臯陶明象刑而三苗服刑賞既明功罪既著能否既分則人心自奮勇氣自倍賊勢自消此其本也設機制勝在臨時

朱子曰令盡力養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則是無日不用兵也愚謂若寓兵之法不行且興屯田法可省坐食之費

屯田之法須如古者井田官買田為之分成區域每區所入可食六七人令軍人移家就佃選賢能為之師

修明戰法敦尚仁義有事則戰無事則耕非惟可免餽運可以漸復井田

古人七家出一兵是遠征如輔衛國家則人人皆當盡力人人皆當講武故田與追胥竭作

先王之兵在于救民伐暴禁亂保邦後世之兵在于利已殺人逞忿快欲

感化者聖王為治之本刑賞者聖王勸懲之具馭衆之柄也天下之大生人之衆雖遠近賢愚不等然莫不

本于一理聖人在上盡此理于已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爵而賞之惡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萬殊者聖人豈有意為之哉理之當然也然刑當乎理衆莫不懲賞當乎理衆莫不勸故此又為馭衆之柄也

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化只得着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懼

君子不待刑而常存戒懼故自能立教小人則必待刑

方有所戒懼故刑所以弼教

令武官世襲軍人世襲兵安得不弱如祖父智勇兼全可為武官子孫或愚弱可供職乎祖父壯健可為兵或子孫小弱亦可為兵乎只合文武合一兵農合一遴選賢能為之主治無事時修立教化務農講武有事時則簡練精壯者以為兵

令因兵食廣浮費多以致官祿薄再立均傜皂隷月錢亦是加賦之意

居業錄卷五

居業録卷六

明 胡居仁 撰

天地第六

為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先天以為水泛地故地不沈日晝升天夜入水此誣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旋滚得地在内不陷岐伯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説皆通邵説尤精當

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説得天地規模最精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隂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天乃至大之物至健之體萬物所資以始故曰萬物本乎天天乃氣化之主生物之祖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非有度以天日遲速之差而名之天非過也只循其健體之自然日月

非不及也亦只是循其自然之體以天日月三者較之則見天過日不及月尤不及此度數之所由分然論日則以日為主而見天與日之遲速論月則以月為主而見日月之遲速論歳則以天為主而日月之數因可考

歴家只是截法元不識歴

日月交會而日食是月掩日每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不相食者度雖相同而道

不相交也度相同道相交則日食

程朱說日月各不同程子言日月乃陰陽氣之盛處運行不息行到子上則光在子行到午上則光在午本無一定之形象月虧盈之說以為月近日則威損而氣衰故光虧月遠日則勢盛而氣盛故光盈朱子用先儒之言以日月有一定之形影如九如毬乃陰陽之精運行不息日速月遲是以或近或遠月受日光體魄常全受光常滿本無死生虧盈乃人見之則有

正側不同正則見其光全側則見其光缺日月近則人在下見其側遠則人在中間見其正會而正交則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正對則日射月而月食二說不同朱子近是以書之旁死魄哉生明論之則程子亦有理

霜露程子以為星月之氣朱子以為非星月之氣露只是自下蒸上此當從程子若其夜陰雲無星月便無露豈不是星月之氣朱子以露結為霜程子以為非

是此當從朱子熱時有露無霜寒時有露便有霜豈熱時都感得露氣寒時都感得霜氣盖是寒時露凍則成霜也雪雹則是雨凍結成也高山頂上無露是被風吹散了濕氣

露是星月之氣與濕氣相感而成故夜有雲則無露地乾處露薄

潮是海水溢而滚上江去錢塘江淺故有湍激之勢而潮勢大揚子江水深故潮勢平先儒皆以為潮隨月

是也月臨子午則潮生子午乃陰陽之極也月臨卯酉則潮退卯酉乃陰陽之交月為太陰水陰盛故從其類自朔以後望以前月臨午潮生月臨子汐生望以後朔以前月臨子潮生臨午汐生餘則先儒之論已備

前年二月梅花始開今年十二月梅花開天地間氣數不齊如此

天地間物只是一箇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則必息然息

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來做息故釋氏輪廻老氏歸根返元不成造化矣如人家富而貧貧而富不是取得元財來致富是再生出財來

不必以既返之氣為方伸之氣此可謂識造化之妙矣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用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為虛無中即

氣也然天地間氣剛者勝柔實者勝虛强者勝弱重者勝輕疾者勝緩謂之無氣則不可

無處不是氣只是人不見耳有形影人方見有形影是質質是氣之融者

氣之發用處即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裡面本體故認氣為理

張横渠言氣之聚散于太虛猶氷之凝釋于水予未敢以為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氷未凝之時

是此水既釋又只此元初水也

天地間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欠令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瞢倒在這裡

天人氣脈常相關春秋凡災異必書以見人為所感洪範咎徵休徵各以類應如此則戒懼修省自不能已

國家可保也

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淳漓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不一

然其間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于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只是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為萬物莫非實理所為人之處事只當順其理之當然則自然順治若着些子私意便是逆天違物即亂之源也

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居業録卷六

居業録卷七

明　胡居仁　撰

老佛第七

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滅盡非楊墨比也老氏談道德然以虛無玄妙為道德適足滅其道德佛氏言心性然以寂靜空豁為心性適以滅其心性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柰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迹掃盡

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經故天資高者往往從之老氏以玄妙為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虛靈為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雖似見其彷彿而實非有見也

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黙中遂指為太極釋氏是見得自已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為心性然皆非真物

老氏以有生于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

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顛倒甚于老氏

太極之虚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虚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為真虚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虚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虚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為真空無物此理具于何處

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絶其用禪學工夫蓋緣

體不立故絶去外物以求虛静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榦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絶内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絶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世之愚者莫如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已身令禪家以天地為幻妄已身為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

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尋得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滅

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脱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

說有說無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為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為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為有散則為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為實無形體者為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于無

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似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真是以生為不真矣問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為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為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為性

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葢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為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于人先于人勝于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穽深為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刑政皆無所用反謂聖

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

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却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于巢由皆假設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于巢由乎

莊子動輙說箇自然說箇無為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

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已發揮推廣以及于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沖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為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為聖人亦自然無為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明之

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為可乎但一出于真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為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為愛義以為制禮以為秩智以為鑒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為可乎但一出于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為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沖漠虛静以為無為也

釋氏說心只說着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

性只說着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釋氏誤認神識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為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釋氏是認精魄為性專一守此以此為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板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

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為真空言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釋氏以為吾有真性真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只是人不悟耳曰性豈有真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妄也

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慎

每事精察不敢漫為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内視使心動不得屏絶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絶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使妄動雜思以致虚静及覊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覊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絶一歸于空寂然心是霊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絶故

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釋氏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

佛學心守向一路去便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做成佛是其道隘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

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于佛氏老莊又在其次如以巳身為凡身要别尋一箇真身其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為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别有一箇真身常在不生不滅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肯捨身食虎其意以為既有真身還有一箇真性命所生之身所

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爭着那元初真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人事而屏絶之以致空虛無事心無存主又無用處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懸空想出這般假物事來反要棄了自已所生真身真性命以就懸空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為真將見棄了真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誤門中去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謬窄隘令日只緣聖學不

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理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

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虚心相似他們静坐與儒家主静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悦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虚靈知覺相似儒家説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説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莫過于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洒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

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裡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黙坐誠心絶滅思慮真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絶那些靈通只是自已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為之以為此即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為至玄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

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静語黙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絶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葢人之生都

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裡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真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

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異端與吾儒初然只爭毫釐其終不啻千萬里葢在源頭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要做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虚静不肯斂心俛首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裡一是屏除思慮絶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箇

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益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于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令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

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汚俗異端則天理滅絶顛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為異端矣

聰明人多為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聽明大顛也動他不得

人皆闢異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蓋其初只是清高隱僻之士好清閒厭世俗之煩雜及其久

也清静寂滅其心無所用故懸空見出許多物事以為道德以為心性以為太極學者須隨時收斂隨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聰明人不去事理上體究只憑自已意見必喜高妙必至陷溺

末世道喪百病俱生邪異蜂起或專于記誦或溺于詞章或汩于功利皆非善學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閒散者多流于黄老好高大寂静者多入于禪宗此過中者也又豈善學乎

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做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閒静庶不為物誘見聖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裡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爍爍在内自以為真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豈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具衆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知心本在

內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為舊
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慎恐懼齋莊恭敬若
履淵氷若接賔祭則固已湛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
具于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制而後存
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
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
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歟抑是心歟謂之不是心亦

不可但被他做差了工夫將這心來作弄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為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心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今之朋友多入禪學亦勢之必然葢因小學大學之教不行自幼無根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又難收故厭紛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遏絶之久則必空所以多流于禪也

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剗斷了不得不詐向日李鑑深不認他是譎吾曰君非要譎是不奈譎何

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却肯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

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令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有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婁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

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寛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為這裡工夫欠缺柰何心不下故如此

程子說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是說未發之時只是冲漠無朕而已而天下萬物之理已默具于其中公甫說一片虚靈萬象存是要把他底精神來包涵萬象與程子實不同也以程子之說只去莊敬涵養上做工夫而心之本體已立不用察覺安排而道之全體已渾然在中故聖賢氣象深沉篤實光輝自在如

公甫之說是常把這天地萬象積放胸中只弄得這些些精神豈暇再去思量事物之理故張皇烜赫自已不勝其大故下視聖賢小視天地其曰生不知好死不知惡是他本來面目非心實不然故作此大話頭來嚇人也

朱子言能求放心即是仁此言最親切葢生理渾然具于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為物欲所誘而逐物于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生理而

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

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絶滅物理屛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絶其理内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靜生絶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内裡以為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

法或曰思慮者感于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而在若不思則物交物心為所引其放必矣或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為二人操即心操我整齊嚴肅即心整齊嚴肅我主

一無適即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即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或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既曰主一即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用意非勉也或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即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或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静是滅其主矣覊制其心則做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為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則用絶于外體空于內內外離隔顛亂

韓子闢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闢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

今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于小學四書近思録上用功

居業録卷七